





文洁若，笔名曼坚、默宜、万兰、万南、素菲等，日本文学研究家、文学翻译家、散文家，但她最看重的身份是作家萧乾的妻子。贵州贵阳人，生于北京，幼年远渡日本求学。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专攻英国文学。1958年起，专门从事日本文学研究及编辑工作至1990年退休。她翻译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晚年和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是其英文翻译的最主要成果。此外，她还著有随笔、散文、评论等文集，如《旅人的绿洲》、《我与萧乾》、《文学姻缘》、《生机无限》、《冰心与萧乾》、《巴金与萧乾》等。

未完结的剧本

——记我国著名翻译家、萧乾之妻文洁若

○ 学生记者 王丹 本刊记者 李彦

开幕前旁白

大道至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简简单单八个字道出了人生的多少玄妙。人生如戏，但却和戏有着明显的不同。人生虽如戏，但人生却永远没有机会彩排；人生虽如戏，但人生却永远只能公演一次；人生虽如戏，但人生却得一幕一幕接着演下去，即使你的剧本还没有完结；人生虽如戏，但人生却远比戏要精彩……

几十年的光阴，纵使这期间有再多的悲欢离合，有再多的爱恨离愁，也终究不过是浓缩后的那几幕，不变的是你，变的只是不同的场次中你所扮演的角色，一幕，一幕，又一幕……就在这一闭一开中，你走来。

她是雪子，她是清华巾帼，她是萧乾的爱妻，她是著名的翻译家，她是一个很有范儿的老太太……在一个又一个的角色转换中，她走来，她叫文洁若。

第一幕 “长眼皮”的雪子

文洁若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文明钦是光绪乙丑年的进士，先后在广西和山西任县令。其父文宗淑是文明钦的第三个儿子，自幼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再加之聪明好学，23岁那年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远赴日本担任外交官，做过横滨总领事和三等秘书官，连任20年。文宗淑和妻子万佩兰育有7个孩子，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就是文洁若。

文洁若7岁那年，父亲将全家都接到了日本东京，由此进入了她的“日本时间”，她也从此多了一个日文名字——“雪子”。在经过家庭教师半年的语言辅导后，雪子于1935年1月插班到日本麻布小学就读。偶然的一次，父亲文宗淑看到她在模仿着画日本小人书上的图，父亲要她把小人吐出来的话改成中文，并告诉她，“这就叫做翻译”。年龄尚小的她竟然翻译得很好。此后父亲常带她去书店，引导她看书，并鼓励她将读的日文翻译成中文，有意识地培养她的翻译能力。有一次，父亲给她买了八十八卷本的《小学生全集》，并教育她说：“要是你刻苦用功，搞翻译，以后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该有多好。”父亲“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出版过自己的一本著作”。

1936年，她三年级，由于时局的原因，父亲被免职，全家人回到北平，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一整套日文版《世界小学读本》，全套书共十本，多达百万字，父亲鼓励她把这套书翻译成中文。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文洁若成了“长眼皮”的小学生，四年时间，她愣是译出了一百万字的书稿。蚂蚁啃骨头，也不过如此吧。她回忆说，那四年里，每天晚上她就坐在父亲对面，分享他那盏40瓦的台灯，每天晚上熬夜。



“他喜欢叫我‘长眼皮’，就是因为我不睡觉，老熬夜。我现在能够长时间夜里工作，就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文洁若说。

那本中译本的《世界小学读本》最后并没有印刷出版，日文版的原书也早已被父亲送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但“成为一名翻译家”的梦想照进了“长眼皮”的“雪子”的现实中。她知道，她以后大抵是要当一名翻译家的。

从1936年到1946年夏天，这10年间文洁若的求学生涯跟时局一样动荡不停。先是以全勤奖和优等生奖从日本小学毕业，后在圣心学校英文班继续做优等生，读了一年九个月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辍学，熬过大半年的自修，1942年9月她考入辅仁女中的初三，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回望这段经历，浮现在眼前的总是坐在父亲对面的“长眼皮”女孩，傻傻地倔强着。

第二幕 清华园里的“书呆子”

1946年盛夏，文洁若在沙滩北大红楼参加高考，顺利地考取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文专业，并毅然放弃了同期考取的辅仁大学女校西语系。那年她19岁。350003。多少年后，她依旧清楚得记着这个数字，这是她当年考入清华后学校发给她的校徽上的号码。

在清华的几年中，她可是十足的“书呆子”，像他父亲一样嗜学，一如既往“死心眼”地看书。除了上课、睡觉、吃饭，只要图书馆不关门，在图书馆里你肯定能找到文洁若。要知道，她可是在图书馆里迎接新中国成立的。

她很偏爱在老馆的小阅览室看书，那里没空位的时候她去大阅览室，有几次大的阅览室也座无虚席，她就借书回宿舍读，10点宿舍熄灯后她就跑到传达室去熬夜看书。有人说，她每天只望眼欲穿地等着图书馆开馆。

她对图书馆着魔般的“迷恋”跟她给自己规定的标准很有关系，在她那里，87分才算合格。看看她保留的一份自己大学期间的成绩单你就明白了。

大一：英文89；英国文学史 93；

大二：散文及写作91；法文89；英语语音学89；

大三：英文散文及写作98；小说选读88；戏剧选读88；圣经87；希腊神话91；

大四：欧美文学名著选读93；德文90；毕业论文90。

也就是在图书馆里，她勤奋地练习着自己以后的看家本领——翻译。在大学期间，她就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与家灶》译成了中文，还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译成英文。童年时代起的日积月累和在清华的系统学习和训练，为她之后的终身事业——翻译——打牢了基础，令她终身受益。

虽说是“书呆子”，但清华园留在她脑海里的并非只有图书馆和图书馆里的那些书，还有可爱的老师们。如一年级教中国通史的吴晗先生，讲数理逻辑的金岳霖教授；二年级教英国诗和英国文学的美国教授温德，体育老师马约翰教授；三年级教文学研究方法的赵萝蕤等等。

她留恋的还有图书馆前的紫荆花，一点一点的紫色，毫不张扬，但却生意盎然；还有大礼堂前绿茵茵的大草坪；还有朱自清笔下的那片荷塘；还有古色苍然的工字厅，还有……

“O, Tsinghua, fair
Tsinghua, our college
bright, 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 听，这是最早的清华英文校歌。哼着哼着，1950年，文洁若大学毕业了。

她常说自己是“三门女子”，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走出清华的校门，告别赭红色的清华老馆，她奔赴第三个门，将那个勤奋的“书呆子”



1952年文洁若摄于北海九龙壁

留在清华园的记忆里。

第三幕 萧乾的妻子

大学毕业之后，文洁若顺利考入三联书店当校对，次年调到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任整理科编辑、编审，苏联东欧组编辑，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编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汉译稿，同时翻译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

刚到出版社，文洁若得先从文字校对做起，负责改正排字工人排错的地方。但从一开始她就不满足于单单改正排字这项文字校对工作，她总是忍不住“爱管闲事”，顺手做起了翻译校对。在给焦菊隐看从英文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校样时，她就从资料室借来英译本，指出原稿中的漏译、错译，为此加班加点、有劳无酬，却无怨无悔。

就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第一次见到了萧乾，她高中时读的那本小说《梦之谷》的作者。那时候，萧乾已经是世界闻名的记者、卓有成就的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杂志编辑部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当时刚好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初见的场景，恍若昨日。文洁若回忆道，那是1953年春末的一天，文洁若和同事们在两排办公楼的空地上做工间操，有同学看到萧乾走过来了，就捅捅她的背，凑在耳朵上说：“你看萧乾那个怪样儿。”文洁若一回头，瞥见的是一个身穿黑色呢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认真地做弯腰动作。“当时他的腹部凸出，双手指尖怎么努力也触不到地面。”在这滑稽的样子面前文洁若没能忍住笑。

一向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文洁若，得知很有水平的翻译家就和自己在同一家出版社，以她的性格是怎么也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好机会的。文洁若总会带着自己经手的一些译本和原著去向萧乾请教，而萧乾每次不仅给出自己对译文明确的态度，还会给她另外讲一些翻译的技巧和理论。自古才子配佳人，这时的文洁若已经被萧乾的才气和胸怀所折服了。

开始两人之间只是业务上的交流和沟通，后来她们渐渐开始了解彼此的生活、爱好，在隆福寺炸灌肠的小摊子上，在吃油爆肚的小棚子里，在北海公园的船上。虽然两人有17岁的年龄差距，但在绘画、音乐和文学喜好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此外，就连名字都很神奇般的很有缘分呢——萧乾有个乳名叫“乐子”，文洁若有个日文名字叫“雪子”。文洁若“爆料”说，萧乾曾在东安市场买了一枚精致的胸针送给她，玛瑙胸针上有一个象牙雕刻的爱神，在盒盖上萧乾写了一句话：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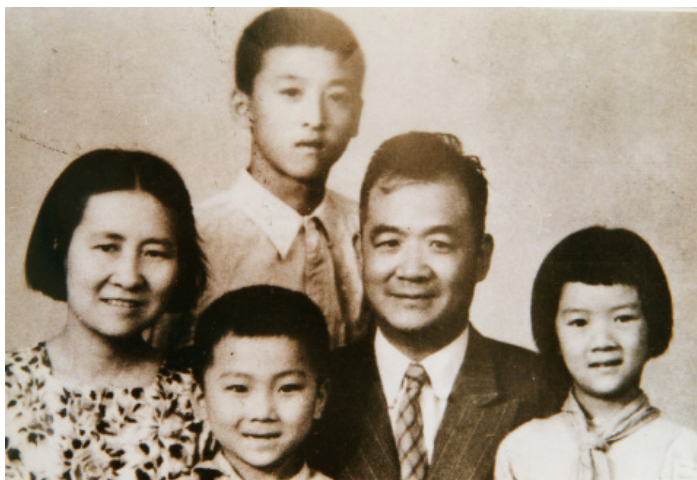


1954年萧乾与文洁若婚后自拍

两人这边发展正热烈，母亲和旁人却无情地接连浇来凉水。当时萧乾在文坛被批判，已离婚三次，还拖有一个“小油瓶”。文洁若的母亲就曾直言告诫她，“你外公说过，宁可让闺女嫁给叫花子，也不嫁给二婚的，何况又有个娃娃。”

“我们分手的八个月期间，你的音容笑貌不断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意识到：我对你的这腔挚情，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不论将来要冒多大风险，吃多大苦头，我也豁出去了，决定与你携手前进。”在《忆萧乾》一文中她这样写道。经过一再的思考和确认，她还是决定要嫁给萧乾。超群的学识和才华，坦率和诚实的品质，她相信，自己爱的人是值得去爱的。

195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们结婚了，文洁若成了萧乾的第四任妻子。“五一”前一天，他们到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萧乾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雇了辆三轮车，将文洁若的行李拉到他们的那间新房。第二天，萧乾登上了观礼台，文洁若出席了“五一”庆祝游行，他们一天婚假都没请。老朋友严文井送来的一盆月季花是新房唯一的装饰。他们“裸婚”了。



萧乾、文洁若全家福



1981年春节萧乾、文洁若摄于和平宾馆

萧乾请文洁若去看话剧，台上说道：“我们4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萧乾在台下捏了捏文洁若的手，小声说：“我40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了！”文洁若也曾说过：“我从小生活在宗教家庭，自从嫁给萧乾后，他就成了我的宗教。”

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温暖成为两人事业的重要推动力，萧乾从文学转向翻译开始事业第二春，文洁若也进入了人生第一个高产期。

在那个被他们俩人戏称为“小作坊”的家中，他们一起写作，一起翻译，一起快乐地生活着。如果没有后来的动荡，这将是多么完美的童话结局——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第四幕 保护萧乾的“老母鸡”

该来的还是来了，婚后美好时光在进行到1000多天的时候戛然而止。萧乾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的政策下被错划为“右派”，她也被骂成是“臭妖婆”。被批斗、被殴打、被隔离、被惩罚性劳动，这种身心折磨他们整整经历了二十二年。在她的“代表作”《生机无限》中，她真实详尽地记录下了灾难岁月中的各种扭曲和惨剧。

钱钟书曾说，“萧乾英文好，有才华，就是不会保护自己”。但庆幸的是，有文洁若在。她成为那段艰难岁月中萧乾坚实的精神支柱。为了解开别人对萧乾的“误会”，她不顾一切冲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跟前替萧乾申辩，尽管得到的只是冷冷的鄙夷的斜睨。为了让萧乾有更大的机会做文学出版社的编外译者从而减少迫害，她主动要求去农村下放锻炼。当接到萧乾满是惊慌的信，她回信告诉他：“你放心，有我呢。我是一只老母鸡，我要把你和孩子们保护在我的翅膀下。”

1970年，萧乾被下放到向阳湖“锻炼”。那时候干校派活不敢派给响当当的人物，尽喜欢派活给萧乾那样“有点问题”的人。本来萧乾是负责看水泵的，非要他去挖河泥。当时正是三月份，水还很冰，以前派去挖河泥的都是不超过40岁的壮小伙，而萧乾当时已经60岁了。文洁若很不满派给萧乾的这个活，她悄悄问萧乾有没有带水田鞋，萧乾刚好没带。文洁若回忆道，她当时就对那个班长说：“他没带水田鞋！他的鞋44码，别人的水田鞋都穿不上，难道要他来回两个小时去取鞋吗？”班长看她急匆匆的样子，没办法，只好改派任务。“我当时很凶，到处吵架，破罐子破摔，反正我又没有历史问题！谁欺负萧乾我就欺负谁。”

“我们要活过一切人，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在遭遇萧乾的精神危机和之后的“自杀未遂”事件后，靠着这个信念，他们互相扶持着挺过来了。颠倒黑白、捏造事实、肆意诽谤的批判运动越来越深，萧乾也被搞得越来越臭，他也越来越惊慌失措并几近崩溃。文洁若说，那时候萧乾经常惊呼“我脚下是个无底深渊……我要没顶啦！”终于，1966年9月4日，绝望的萧乾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决定自杀。“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托给你了。”萧乾用红色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这样的遗嘱。幸而后来被及时发现，萧乾这才算是从阎王爷那里被生生抢了回来。

当各种质疑、指责、污名一起压过来，就算是再坚强的人也得咬咬牙吧。丈夫的自杀未遂，母亲的被逼自杀，再隐忍如文洁若者，也会在某一瞬间有软弱的念头。“我也想过自杀呀。”她道，就在萧乾试图自杀之后两天，她也有点儿顶不住了。“也跑去看那绳儿，考虑什么样的绳儿能吊死人。萧乾大概觉着不对了，赶快给我拽回去，念头也打消了。”

“说不清是什么力量让我挺过来了，我从没有因为萧乾落魄而怀疑他的价值，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相信苦难的日子终究会结束。”她很平静地说。

萧乾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回要破个例，把这本书献给我共过患难的文洁若。整整二十二年，她为我遭到白眼，陪我扛过枷。我流徙期间，三个孩子都还幼小，她毫不犹豫地挑起了生活担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未对我丧失过信心。倘若没有她，我绝活不到今天……”

文革结束了，一家的噩梦宣告结束。声称自己只做“翻译、写作、保护萧乾”这三件事的文洁若胜利了，最起码在“保护萧乾”这件事情上，很艰难，但真的做得很漂亮。

第五幕 “别开生面的自杀者”

在那悲惨的22年中，跟着他们的幸福生活一起搁浅的，还有他们手中的笔。文洁若回顾道，解放后，萧乾只写过几篇东西，1957年到1979年间，干脆就被剥夺了手中的笔。不过文洁若虽然是“右派”分子的“臭婆娘”，但由于是业务骨干，也因此获得短暂的安宁。就是在这段时间，她编了菲律宾作家何塞·黎萨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现译《社会毒瘤》）及其续编《起义者》，共80万字。在干校期间，日本进步剧团“齿轮座”准备来中国公演话剧《波涛》，文化部便派人到干校来，指定由文洁

若来翻译。她在没有字典的情况下，七天完成了任务。文革结束之后，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她依旧翻译出了很多日本文学作品。在办公室八把椅子当床睡的那十年也竟然成了她的第三次工作高峰期。但尽管如此，文洁若还是难掩心中的遗憾。一来是那段时间翻译的作品，往往是上面指派的任务，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怎么高；更重要的是，在她和萧乾作为翻译家精力最旺盛的时候，空有一腔热情和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就像手中的沙子，握得越紧漏掉的就越多，眼看珍贵的时光匆匆逝去不再回来，那种无力、无奈和无助，想必一辈子都不会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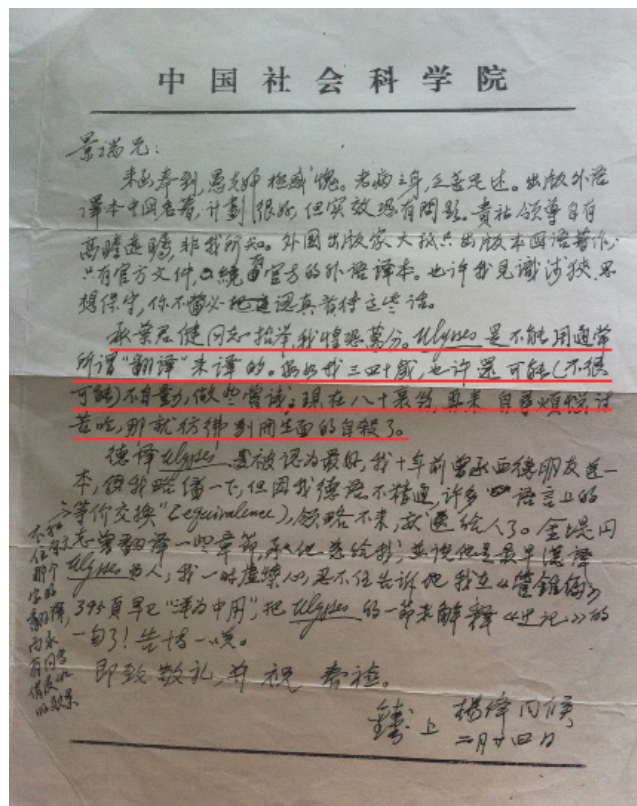
如果就这样向年龄认输、向时间认输、向命运认输，那实在不是文洁若的风格。骨子里那种傻傻的倔强和磨难锻造的坚强让她敢于并乐于迎接更大的挑战，一旦有机会不经意间从身边滑过，她又怎会容许它就这样溜掉呢？

1990年，译林出版社想要出版《尤利西斯》中译本，为此译林出版社社长，这位被萧称赞为“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的李景端几乎请遍国内英语届一流学者，均遭拒绝。小说家、翻译家叶君健戏称：“中国只有钱钟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能边译边造汉字。”李景端听后果真去向钱钟书先生请教，钱钟书笑答：“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这年8月的一天，李来到文洁若家，想请文洁若夫妇二人翻译这本“天书”，比钱钟书还大数月的“八十衰翁”萧乾认为自己现在搬这座大山实属自不量力，没有答应。但文洁若，刚从40年的编辑岗位上退休的这位63岁的翻译家却满口答应下来了。7岁就知道《尤利西斯》这部书的文洁若，当然不会不知道翻译这本书的难度。

《尤利西斯》是英国文学界的叛逆者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开山之作，1922年面世，被很多人说读不懂。当时在英国伦敦大学执教的萧乾有幸在开禁不久就读到此书，但是也花了很大的力气，读完后在封皮上诚惶诚恐地写下“天书。弟子萧乾虔诚。1940年初夏，剑桥”的留言。由此可见该书的艰深难懂和翻译的难度了。

就算难度再大，但只要翻译《尤利西斯》能稍微抚慰萧乾的精神，那么文洁若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就是值得的了。文洁若解释说，作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萧乾先是被无情地剥夺了手中的笔，继而是在文革中损失了大批珍藏的书、笔记及很多素材，她想，“倘若我能帮助萧乾完成这部‘天书’的翻译，或许可以减少那无可挽回的损失，弥补一些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

文洁若首先开始动笔。她从早上5点一直工作到午夜12点，40年没怎么用上英语这个看家本领终于得以一展拳脚，她着了魔了似的废寝忘食。在文洁若的带动下，最初只答应做“校者”的萧乾“越陷越深”，终于成为合译



钱钟书写给李景端婉拒翻译《尤利西斯》的信



1997年8月，萧乾、文洁若在北京医院阳台上

萧乾一起完整地译出了此书，是很“别开生面”，但是证明并非“自杀”。

第六幕 最后的绝对“范儿”的贵族

岁月还是太短暂了，尤其是那些幸福的日子。文革结束后那20多年美好的时光也就是眨眼的功夫。1999年2月11日，萧乾病逝。“他真正写到了不能拿笔的那一天。”萧乾的离去对文洁若是个不小的打击，当时的伤心和悲痛无需用任何文字渲染烘托。

之后她很快调整了心情，继续

者。他们按照“teamwork”模式（冰心大姐用“琴瑟和鸣”一词来表达萧乾和文洁若的“teamwork”合作）干起来了。翻译讲求的是“信”、“达”、“雅”，文洁若的翻译风格就是精准，萧乾称她的翻译准确、严谨，“一个零件也不丢”，做过记者写过小说的萧乾则能“用最恰当的文字表达译文的意思”。文洁若笑说：“萧乾跟我正好是互补，我来做奠基工作，先翻译第一稿，注释也是我做的，萧乾给我润色，他能用中国最好的笔触，去表达国外的东西。我能做到‘信’，萧乾做的是‘达’和‘雅’。”在《文学姻缘》这本书里，她称其为“琴瑟和鸣”。

从1990年8月起，两个人开始在家里翻译“天书”。那时，萧乾80岁，文洁若63岁。每天一大早起床，俩人各自回到自己的书桌，埋头苦干。“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翻译，和衣而卧，却什么病痛也没有。”文洁若还说：“翻译《尤利西斯》的4年，是我们45年生活中最有意义的4年。两人天天面对面或背对背地翻啊写啊，4年中几乎做到寸步不离。他要说什么，我猜都猜得出来；我要表达什么意思，他也全知道。”

“亲爱的了不起的乾……你们的《尤利西斯》准是本世纪的翻译中最出众的业绩。何等的成就！”在收到萧乾文洁若签名题赠的译本后，萧乾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乔治·瑞兰兹特地来信称赞。

文洁若在《我与萧乾》里这样评价《尤利西斯》对他们的意义：“这是我们相濡以沫45载，最值得怀念的合作成果。”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首爱情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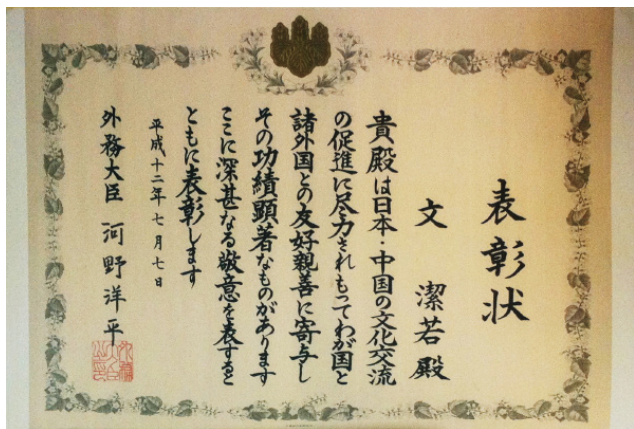
“你看，日本人连这么难的书（五册的袖珍本《岩波文库》版《尤利西斯》）都译出来了。”整整60年前，文洁若的父亲这样对她说。60年后，她和“八十衰翁”

她的翻译和写作。“我将不停地写作和翻译下去，直到不能拿笔的时候。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对萧乾最好的怀念。”“所谓活着，就是要工作。”萧乾生前总是这样说。

她依旧栖身于北京木樨地的那座老楼里，那里曾是她和萧乾共同的家。家里的一切摆设还是之前的样子，陈旧的老式家具被淹没在一摞一摞的书和资料之中，她的两个书房里，书一堆一堆地从地板擦至一人高，简直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四面的墙上、柜子上挂了很多文洁若与萧乾以及家属的照片。这些照片让她独守老房子的生活不那么寂寞和空荡。“每当写作劳累的时候，坐下来静静地看一会儿墙上的照片，心中便会感到平静和温暖。”

可能与她一直忘我的工作多少有些关系，如今已经85岁的文洁若依旧没有什么老迈之态，精神健朗，思维活跃敏捷，说起话来也清脆利落、“如快刀切豆腐，两面光”。每每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她都会早早起来，整理自己的妆容和首饰，从容又端庄。曾有记者细致地描写了她参加自己的新书《风雨忆故人》读书会的“行头”。“她实在是爱美爱时尚：玫瑰红的套裙、黑色中筒靴。临上台前，她特意仔细地着了淡妆，戴上了珍珠项链，又低头将胸饰调正，那是一朵素雅的紫色小花。”记者禁不住感慨道，“这，大概就是名门闺秀的范儿。”

如果仅仅凭她端庄的仪态、大方的妆容就称她有“名门闺秀的范儿”，不免有点轻率肤浅。她的“范儿”远不止这么简单，“行头”不是重点，重点是她的平易近人、她的惜福爱物、她的勇敢的心。每次从外面参加活动回来，她都坚决不让别人送她上楼。她总是说“我自己能行”，然后拄着拐，庄严地，一步步自己走。



文洁若所获的“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状”



萧乾、文洁若于1995年译完《尤利西斯》后，在家接受美联社采访

曾经有一本书把她列为“最后的贵族”。细想想，难道不是吗？贵族与豪车、别墅、名牌无关，而与这些东西有关：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圣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骄、不乞、不怜。这些，文洁若都有。贵族，不是富的外表，而是贵的精神。经历过社会的风雨变幻，直面过人性的扭曲和至亲的死亡，岁月这把残酷的刻刀把她雕琢至此，这岂是平凡如你我者所能企及的？

总是忘不了她上楼的背影，拄着拐、庄严地、一步步自己走，不知道为什么，微驼的背在那时却显得挺拔。

第七幕 翻译家文洁若

萧乾在世的时候，文洁若总是以萧乾夫人的身份隐在丈夫身后。萧乾的宗教是文字，在嫁给萧乾后，她的宗教是萧乾。她总是被萧乾的光环罩住，但其实她自己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她帮父亲完成了他未能实现的心愿——出版了很多属于自己的著作。童年时代，她就知道自己以后是要当一名翻译家的。扮演过多种角色，到最后，她终于做回了最纯粹的翻译家，这种复归和轮回相信不仅仅是巧合。

文洁若是我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的翻译家之一。据统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先后翻译了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共计800余万字。日本的井上靖、川端康成、水上勉、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松本清张、佐多稻子、曾野绫子、三浦绫子、有吉佐和子、远藤周作、小林多喜二、宫林百合子等人的作品都是经她的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漫长的编辑生涯中，她编辑校订了15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达3000多万字。

她的这些成就也获得了日本方面的广泛认同。2000年8月，73岁的文洁若获得“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表彰其通过文学翻译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所作的重大贡献。2002年11月，日本政府授予她“勋四等瑞宝章”。瑞宝章是日本从1888年开始制定颁发的勋章，从上到下分为六个级别，用来表彰在国家 and 公共事务方面成绩卓越的人士。以前只颁给官吏和男性，后来才接纳平民和女性。作为一名中国女性，文洁若获此勋章，分量很重。

当翻译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喜悦不能满足文洁若时，她转去搞文学创作了，并享受着由此带来的更大的喜悦。她现在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萧乾与文洁若》、《我与萧乾》、随笔集《旅人的绿洲》、散文集《梦之谷奇遇》、评论集《文学姻缘》等。冰心曾在《梦之谷奇遇》的序言里说：“她的记忆力强，思路之敏捷，文笔之细腻，都使我惊叹！”

虽然一直在忙碌中，文洁若的事情依旧没有做完的意思，很多新的事情不断出现在她的时间表上——萧乾的许多文章需要整理出版，萧乾父子通信集需要编辑校对，《圣经故事》等着翻译，她还想想写她翻译过的50名日本作家……

她说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将他（萧乾）的工作完成”，并希望自己活到103岁，“把从前损失掉的30年给补回来，这样就可以多做很多工作”。她应该会 and 萧乾一样，一直要到拿不动笔的那天才肯歇歇吧。

脑中突然闪过孔子的一句诗：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文洁若的剧本只到这里，未完待续……

清华的“体育性格”

——纪念马约翰诞辰130周年



“在清华大学体育馆前的大操场上，不论冬夏，马约翰教授总是穿一套白衬衫，灯笼裤，打着黑领结，神采奕奕，严肃而慈祥地指导着各项活动，他声音响亮地向我们呼唤着‘Boys for Victory!’”正如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所述的那样，马约翰指导学生练习的身影永远地留在所有被他教过的学生心中。同时，马约翰穷尽毕生精力所倡导的体育精神也已成为了清华文化中鲜明的特色，即使在他百年之后，这种精神也一如既往地熔铸着后来的学子。